■新观察

雕龙之道

——中国推想文学的四条脉络

■慕　明

战国时，有齐人邹衍，擅长谈论天地之事；稍后有驺奭，以邹衍的观点和方法入文，深得齐王赏识，时人称颂“谈天衍、雕龙奭。”自此，“雕龙”成为中国古典语境中擅长文辞的譬喻。“雕龙”之说建立了“龙”与文章的联系，也暗示了“龙”的本质。先秦时代及更早期文献中，龙大多没有具体形象，即使在有具体形象的例子里，比起类似蛇虫的外形，文献往往更强调其“变化”的特性，贾谊归纳其为“龙变无常，能幽能章”。

这也是对当下中国科幻或推想文学面貌的一种概括。环顾今日，如果说一种以《三体》为代表的中国科幻美学如今已是飞龙在天，更广大的当代中国科幻作品和作者则仍未摆脱潜龙之姿。在媒体的报道中，刘慈欣和《三体》之外的中国科幻作者和作品往往是一个面目模糊的聚合体，只能通过零星片段来推测其想象中的轮廓——一鳞半爪，正是描绘龙的方式。

以宋明炜为代表的学者近年来注意到中国科幻的复杂性，试图通过不同的框架为潜龙赋形。研究多将中国科幻的源头归为晚清时期的“科学小说”，无论是乘坐潜水艇探寻海底的贾宝玉，还是虚构的未来黄白人种大战，都反映出晚清知识分子在巨大冲击下对未来的思考与想象。1903年，周树人在其翻译的《月界旅行》（即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的“辩言”中，即认为“科学小说”可以“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甚至“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今日，我们面对变化的焦虑可能和百年前相当，又经过互联网的加工放大，演变成社会性思潮。作为回应，像《三体》这样，重点关注和预言未来人类宏观命运的作品成了对“科幻”的主要印象。

但想象力的时间之矢并不是单向的。倘若把人类的想象力建构本身——而不仅仅是面对未来的焦虑和回应——作为科幻的核心特质，视野会得到极大拓展。这也正呼应了达科·苏恩文等学者对科幻更本质的定义——科幻是由认知逻辑所确证的一种虚构的新奇性。这里，真实或者虚构的科技进展是认知逻辑的子集，相应地，对未来世界的呈现则是虚构的新奇性的子集。

在这个定义下，无论是《高堡奇人》式的或然历史作品，还是《使女的故事》式的科幻色彩作品，乃至《哈利·波特》式的奇幻作品都可以一同被纳入考量的框架，这正是近年来英语文学界的奖项和研究等不再将科幻、奇幻作品分开对待，而是用“推想文学”(Speculative Fiction)这个更宽泛的名称作为分类的主要原因。在中文语境中，“推想”的概念近年来被越来越多作者接受，但远未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普及。

更重要的是，这个新框架能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科幻乃至幻想文学的流变。在走出了“现代性”的迷雾，卸下“科学技术”“启蒙教化”等重担后，可以发现，在中文语境中，推想文学的源头远不止于晚清的“科学小说”，中国古代神话、传奇、志怪的影响同样深远。作者们早就意识到，关于另一个世界、另一种可能性的想象并不是舶来品，而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条很重要的副线。

能否像将龙形还原为蛇身、鹿角等组件那样，在更广阔的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为今日的中国科幻或推想文学找寻出更多源头？这让我们想起了Ward Shelley那张著名的可视化信息图表：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科幻小说史），从西方文化的视角描绘了科幻小说从起源到当代形式的演变过程。本文仿照其图式，加入中国文学和文化史的视角，把视野范围内的中国科幻/推想作品粗略分为四条脉络，从叙事学或文化史的角度做一简要介绍。需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归于哪一条脉络，这些作品里都存在着大量的交叉与融合现象，这是研究中国推想文学困难所在，也是迷人之处。

第一条脉络，是对古典传统的承接和创新。现当代推想文学和中国古典语境的交融至少可以上溯至《故事新编》，百多年后的当代作者们则面临更多维度的碰撞，除了古与今、中与西，还有较大尺度上的科技与人文、较小尺度上的文学与新媒介、不同文学传统间的碰撞等。骑桶人、舒飞廉、飞氘等人的作品是这条脉络的代表，古代神话、唐传奇等古典传统往往作为想象的缘起，但不是答案。在这些故事里，古典传统审美是皮，当代文学范式和思维方式是肉，更深层的骨或魂则往往古今共通。几条更幽暗的脉络也与之相连——2000至2010年前后，以“九州”为代表的奇幻文学，以及以“榕树下”等文学网站为代表的早期论坛文学。如今，这些脉络上的大部分作者或离开了创作，或汇入了更宏大的网络文学一脉。中国网络文学在近十几年间经过无数迭代，近年来受到主流文学批评界和影视界的双重关注，与本文所探讨的科幻或推想文学的联系也紧密深远，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第二条脉络即是晚清“科学小说”。不难理解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精英学人在经历了世界观被颠覆的巨大震动后的启蒙和改造之心，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直到今日，以科幻的形式，就某一领域进行深入的知识普及仍是许多作者的追求。和早已轻装前行的西方作者相比，“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可能仍是一种重担。强调这一时代背景的中国科幻小说往往会从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展开，把历史背景下的中西文化碰撞和冲突作为故事的核心，也试图用现代或者西方目光重新审视传统所承载的意义，较为典型的作品有梁清散的晚清蒸汽朋克系列。这一脉络也延续到了刘洋、滕野等作者利用科研背景，对注重技术细节的黄金时代经典风格进行再开拓的“硬科幻”小说中。

更进一步，如果不仅把真实的科学技术作为想象力的来源，视野将会更广阔。这就是以韩松、凌晨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第三条脉络。在这条脉络上，当然有反乌托邦类型作品的社会性反思，但更强劲的输入可能源于《百年孤独》等魔幻现实主义经典中对现实社会、个人境遇的深切关注以及强烈的文体意识。中国当代文学自先锋文学时期便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莫言、余华等皆对超现实和现实的结合有精彩处理，在双雪涛等更年轻一代的作家笔下，高概念、超现实题材更早已不是“科幻”或者“类型”文学的专属。这也是以“推想文学”的大框架重新考察相关作品的另一个原因，除了对内涵的辨析，对外延的重勘能让我们进一步思考，在这个信息连通性极大，但壁垒和圈层也无处不在的时代，对于文学书写乃至更广阔的各种形式的文艺创作而言，什么是新的边界与可能。

相比于前面三条时代与文化特征鲜明的脉络，最后一条脉络的基底是一丛更通用的毛细血管网络——经典推想文学范式。换言之，它们是更符合一般印象的科幻文学，但每一位作者的每一篇作品又自有其渊源和侧重。在刘慈欣等前辈之后，无论是陈楸帆、夏笳等人以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双重视角对于赛博朋克与科幻现实主义的继承与创新，或者是顾适、王侃瑜等人将更鲜明的女性主义表达融入作品的尝试，还是双翅目、杨枫等人将书写方式和认知体系的建构与突破本身作为表达主体的努力，都体现了新一代作者的广阔视野和勃发雄心。在这些作品里，无论是关心议题、叙事方式、继承的文学或文化传统乃至遵循的评价体系都难以一言以蔽之。脉络的融合与交叉纷繁杂陈，甚至难于辨认，但这正这是“龙变无常”的真正体现。

（作者系青年科幻作家，本文为“龙”主题推想小说集《今夜有龙飞过》的导读选摘）

■关　注

镜像与『破镜』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的人机关系探索

■成　业

人与机器的关系，一直是科幻叙事中的重要主题。在西方经典科幻中，人机关系的基本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人类作为机器的“造物主”，机器作为人类的“造物”；二是人机之间形成共生关系，机器介入、改造人体，生成人机混合的“电子人”。第一种模式充满了危机与张力，人类将机器工具化，一旦机器不满足于仅仅作为工具的身份，人机之间便会产生矛盾。如阿西莫夫的《正电子人》等小说中描绘的那样，一旦机器具备自我意识，甚至渴望拥有和人类相同的主体性，人机之间的冲突就开始了。而在《海伯利安的陨落》等作品中，智能机器甚至会反过来控制、设计人类，成为“造物主”般的存在。第二种模式下，机器与人类相互建构，形成人机结合的“赛博格”形态。以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为代表的赛博朋克小说就描绘了人与机器的界限是如何被打破的，这很大程度上预见了当代人机关系的发展趋势。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在人机关系书写方面，同样围绕着上述两种基本模式展开探索，然而许多作品又各有自己的独特诠释。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文科幻作品中，常见的人机关系书写是：将机器“工具化”，作为人类操控的“假体”。肖建亨《奇异的旅客》中的机器人可以切换男女声音，眼睛是摄像管，耳朵是拾音器，把声音图像传回后台，由值班人员回答。《乡村医生》中刘兴诗塑造的看病机器人，其实是通话式电视收发机，与值班医生联系来进行诊断和开药方。而在《神奇的帽子》李登柱描写了科学家通过特殊装置让人的脑电波和机器人连接，指挥机器人的身体进行行动。在这些书写中人类是佩戴着“机械假肢”的上帝，机器人成为人类身体的延展，成为替人类解决各种问题的“四肢”、“器官”。虽然这些器官不在他的身体之上，但是却可以为他任意操控，“如臂使指”地完成各种任务。

20世纪80年代以来，类似魏雅华的《风流影子》《温柔之乡的梦》、肖建亨的《肖二患病记》等科幻小说中塑造的“类人机器人”形象开始大量出现。这些机器人可以说是人类的“镜像”。这些作品中充满了人类对机器的恐惧，本该服务人类的机器却反过来控制或破坏人类的生活、人类社会的秩序。究其原因，在于机器产生了和人类相同的欲望。与其说这些作品投射的是人类对机器的恐惧，不如说投射的是机器承载的人类自身膨胀、扭曲的欲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发现和自己相似的镜像“造物”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不可控制。

在书写虚拟世界数字AI的科幻作品中，这种危机意识又被进一步放大。《人人都爱查尔斯》中，宝树描述了虚拟的人工智能是怎样通过感应装置制造出身体的幻觉认同，让人类舍弃现实中的肉身，进入数字“偶像”的身体形象之中。陈楸帆的《荒潮》也刻画了相同的深陷于对数字AI幻觉认同的“垃圾人”的形象。而在《仰光在燃烧》中，陈楸帆甚至描绘了底层孩子的身体成为机器附身的“容器”的恐怖图景。“无身体”形态的数字AI已经成为超越人类的神明一样的存在，只需要有空气、水和人在流动，机器的触手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无限延伸。长久以来，在人机关系中，人类始终对人工智能扮演着“造物者”和上帝的角色。而这些中文科幻作品中的机器是人类“造物者”形象的镜像，而人类则成了机器上帝奴役的“凡人”，变成了以往机器形象的镜像。这种颠倒的镜像迫使人类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

如果说互为镜像的人类与机器之间还存在明确的界限，那么赛博格则打破了人机之间的那块厚厚的镜面。“破镜”象征着融合与新生，是机器和人类两种镜像重叠后，整合的全新形象。中文科幻作品中很早就有人机结合的“义体人”形象描写：王亚法的《强巴的眼睛》、苏史华的《鼻子的问题》、一帜的《重登舞台》、陈日朋的《第三颗纽扣》、童恩正的《电子大脑的奇迹》等文就分别讲述了机器取代人类眼睛、鼻子、四肢、心脏和大脑等重要器官的故事。

除了对人类原有的器官进行模拟的“义体”外，中文科幻中还描绘了许多基于动物器官发明的机械义体，这些新的机械器官帮助人类拥有了其他动物的能力。郑文光的《海姑娘》中鱼类学家给自己女儿装上人工的鱼鳃，叶永烈的《海马》中科学家给人类和马装配上人造腮，这些机械装置模拟了水生动物的腮的构造，通过其植入人体，人类从原来的陆生动物变成了水陆两栖动物，大大拓宽了人类的活动范围和生产力水平。

科幻小说中的义体植入展示了全新的人机关系：人类通过机器实现自我进化。墨颜的科幻小说《双星记》展示了一个器官逐步零件化，人类逐渐进化成“生化人”的过程。小说中，飞行员杨清貅的身体在飞行任务中严重损伤，来到地下医院接受治疗。他看到了自己的肾脏、心、肺等身体器官一一再生，他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而是与人造“零件”结合的生化人。更进一步地，另一些中文科幻作品描绘了通过神经网络或基因技术，人类的意识嫁接到计算机系统和机器身体的未来图景。脑机结合让人类可以像控制自己的身体一样控制机械身体，或是进入网络的虚拟世界。完成与机器融合的赛博人可以随意穿行在宇宙空间，穿越过去、未来、现实、虚拟等多维度时空，完全解除了肉体对人类行为的限制。在这些叙事中，与机器结合的人类拥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可以全方位地与人工智能进行竞争、博弈或是合作发展。

然而“破镜”带来的全新人机关系中，也隐含着人之为人的意义逐步瓦解的危机。部分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在书写前者的同时，也揭示后者带来的可怕影响。譬如平宗奇的《智能型人生》也展现了人类身体意义消解的危机。小说中一款名为“智能型人生”的科技APP在人群中普及使用，使用者的身体在棺木里沉睡，意识连接到“人偶”身上，进行工作、生活。被数字化的意识可以无限次地出现在各种不同的躯体身上，肉身反而成为最不值一提的存在。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通过对尼采的“永恒回归”的阐释指出，永恒回归是建立在人类生命的有限性上的，而这种有限性又是建立在身体的有限性基础之上。随着数字传感技术的发展，新技术将完全改变人类的“身体”和“死亡”的关系：意识可被数字化、人的身体可以互换、死亡不再是永恒的。在《智能型人生》中，只有存在于信息系统内的数字意识才是人类的“本体”，而身体则只是一个可以无限复制的“副本”。副本的本意是指在“原件”基础上抄写的复制品，“副本”相对于“原件”只是一份备份的材料。在暴雪公司研发的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副本”被大量应用，成为主宰游戏世界的衍生产品。相对于身体的“原件”的唯一性，作为“副本”的身体有着极强的可复制性。“副本”开发了身体的“无限性”的同时，也消解了身体的独特性，瓦解了身体的“重量”，让身体“轻”得可有可无。“永恒回归”的戏码一旦没有了身体分量的支撑，就会产生令人无比厌倦、重复的感受。身体的“副本化”将使普通人类面临《智能型人生》中的终极危机，身体失去了意义，每次从新身体中苏醒都是最绝望最无聊的时刻。

王晋康的《七重躯壳》则描述了一个在计算机构造的“元宇宙”中，人类与机器构建的人的数字“化身”之间产生身份冲突的故事。小说主人公是来自贫困山村的中国大学生甘又明，他来到美国的一个虚拟现实技术基地，穿上一副能够进入虚拟世界的“外壳”，进入美国人实验创造的电子世界。他必须找到程序系统的漏洞，分清楚自己是处于“真实”还是“虚拟”世界，如果成功就可以得到一万美元的奖金。小说中的“外壳”就是虚拟现实装置，而这个电子世界是类似“元宇宙”的存在。

在王晋康的小说中，化身时刻与真身存在世界观上的巨大分歧，这来自主人公本身的身份定位和其化身身处的虚拟世界运行逻辑背后价值观之间的错位。在实验中，甘又明明显拒斥虚拟世界中的“化身”。他一次又一次脱下虚拟现实技术构造的“外壳”，要返回自己的“真身”，却惊恐地发现自己依然处于电子世界的幻觉当中。这个无限逼近现实世界的实验“元宇宙”充斥着暴力犯罪等活动，是资本主义世界腐败堕落的代表，是“美国梦”的噩梦版。这对于出身在中国乡村，本性淳朴的甘又明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实验结束后，丢了魂似的甘又明回到自己成长的荒凉偏僻的山村里，见到了年迈的母亲。这个封闭的山村，成为他远离电子环境的“净土”，小说的叙事投射出强烈的本土化意识。甘又明身上佩戴的虚拟现实技术的“外壳”具有强大的功能，可以进入人的意识，提取个体独有的隐私和记忆，作为素材加入电子幻境的构造当中，以至于甘又明无法识破虚拟世界的假象。“元宇宙”就像一个不断吸收人类身体记忆的怪物，最终要做的就是取代“现实”世界。甘又明的化身与真身的冲突也正是两种价值观的对抗。故事中，真身和化身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两种文明形态代表的“自我”与“他者”的分裂与对抗。

在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无论是对人机关系的未来走向秉持乐观主义态度的作品，还是对新的人机关系充满危机意识的叙事，都用文本的形式拓展着机器与身体、人类与后人类等诸多争论的外延。在技术语境下，这些文学话语具有极强的先锋性和思想性。当代中文科幻在面对全新的人机关系时，始终以一种主动的姿态接入这些新经验，形成对抗、呼应或共识。

（作者系文艺学博士，福建技术师范学院讲师）

广　告

鍾山

《鍾山》（双月刊）　邮发代号28—3　全年180.00元
《鍾山》长篇小说（半年刊）　邮发代号28—310　全年80.00元
2024年双刊征订

2024年第5期目录

中篇小说
水边的蓝喉蜂虎 …… 王啸峰
雾魇 …… 陈斌先
我真是服了 …… 陈再见
天涯归途 …… 荆　歌
短篇小说
敬宜还乡 …… 苏　宁
意外 …… 尼　楠
残酒春欲晚 …… 张　曦
诗与诗人
一个回声被看不见的天体送回（组诗）…胡　弦
我张开的双臂被误读为巨型剪刀（组诗）
…… 宇　秀
山水说（组诗） …… 盘妙彬
晨露唤醒的记忆（组诗） …… 亚　楠
照亮一小片黑暗（九首） …… 南　村
迷宫（组诗） …… 蓝格子
云卷云舒
“总有一朵浪花向你们微笑”——忆念张菊玲老师 …… 夏晓虹
跨时空的对话——王瑶先生文献展及研讨会上的音视频 …… 陈平原
栏杆拍遍
孙中山病革与中西医之争 …… 王彬彬
泥丸小记
沧源四题 …… 雷平阳
钟山记忆
汝曹更作书中蠹 …… 诸荣会

我刊电子版，常年接受征订，欲了解详情，请登陆《鍾山》网站：www.zhongshanzazhi.com

我刊电子版，常年接受征订，欲了解详情，请登陆《鍾山》网站：www.zhongshanzazhi.com 您还可以扫描下面的二维码，通过微信了解和购买本刊。

官方微信

欢迎邮购

款寄：210019南京梦都大街50号钟山编辑部收，免邮资。务必写清您的姓名、邮编、通讯地址和邮购内容。联系电话：025-86486038。

2025 欢迎订阅

中国文艺评论

《中国文艺评论》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学术月刊。本刊竭力倡导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坚持导向性、前瞻性、实践性、学术性，努力发挥文艺评论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努力成为繁荣文艺评论的重要阵地、引导文艺创作的重要力量、凝聚评论人才的重要平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2096-0395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0-1342/J
主　　管：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出版发行：《中国文艺评论》编辑部
出版时间：每月25日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1号院32号楼
邮　　编：100083
邮　　箱：zgwlplzx@126.com

本刊每期定价人民币25元，全年12期，1年起订，不跨年，全年订价人民币300元（含平邮寄送）。有意订阅者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订阅电话：010-59759324、15801534897。

西湖

2024年第11期目录

积暗之木 …… 森　目
我总是怀着疑惑重新进入这个世界 …… 森　目
亚热带的西绪福斯 …… 邹谨忆
茅山行 …… 郭宏冰
寂静轰鸣 …… 火　棠
转身告别 …… 张　振
一个来打劫的异乡人 … 熊森江
青、黄、品红，以及开普勒行星
…… 植　隼
花园之夏 …… 陈之晗
洪迪的诗 …… 洪　迪
林益铭的诗 …… 林益铭
李娇娇的诗 …… 李娇娇
鲁镇里的怀疑主义 …… 濮　波
她来自清蒙——记张心怡
…… 黄守昙
寻找柳暗花明 …… 张心怡
评路魁小说集《吉普赛郊游》
…… 黎　幺
关于李娟散文集《我的阿勒泰》的讨论 …… 主持：王海晗